

王 顺 健 中 短 篇 小 说 集

Wang shunjian zhong duan pian xiao shuo ji



后深圳时代

王顺健 著



暨南大学出版社
JINAN UNIVERSITY PRESS

王顺健中短篇小说集

后深圳时代

王顺健 著



暨南大学出版社
JINAN UNIVERSITY PRESS

中国·广州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后深圳时代 / 王顺健著. —广州:暨南大学出版社, 2016.5

ISBN 978-7-5668-1786-0

I. ①后… II. ①王… III. ①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6)第 063385 号

出版发行:暨南大学出版社

地 址:中国广州暨南大学

电 话:总编室(8620) 85221601

营销部(8620) 85225284 85228291 85228292(邮购)

传 真:(8620) 85221583(办公室) 85223774(营销部)

邮 编:510630

网 址:<http://www.jnupress.com> <http://press.jnu.edu.cn>

出 版 人:徐义雄

策 划:余 丛

策划编辑:杜小陆 崔军亚

责任编辑:崔军亚

责任校对:王嘉涵

责任印制:汤慧君 周一丹

排 版:中山市人口手文化传播有限公司

印 刷:佛山市浩文彩色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:890mm×1240mm 1/32

印 张:8.25

字 数:187 千

版 次:2016 年 5 月第 1 版

印 次:2016 年 5 月第 1 次

定 价:36.00 元

(暨大版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出版社总编室联系调换)

前言

阿多诺说，分类是知识的先决条件，并非知识本身。比如城市文学，比如城市作家。而所谓城市作家就是城市出生的作家啦，城市出生城市长大，他们只能写城市文学。我记得十岁左右，有一段时间，我给弟弟妹妹零花钱是学着大人，用发工资的方式。傍晚时分，我嚷道，发工资了发工资了。他们就会围着我转，跟着我跑，虽说只有一分钱。发着发着，我就紧张起来，抽屉里我的积攒快用完了。而辞职回家、重新就业的爸爸，每月只有十八元工资，只能靠在棉织厂做纺织女工的妈妈给我点零花钱了。她每月的超产奖和质量奖，我帮她记着，那种每个月因数字变化而牵动的喜悦和哀愁，是农村出身的作家未曾体验过的，尽管城市题材的文学谁都会写，但心灵的土壤，成长的背景是不同的。

我所熟悉的城市作家有王朔、张旻、王安忆、邱华栋、赫拉巴尔、卡夫卡、水上勉等，后几位是外国的。这其中我最喜欢的是赫拉巴尔。他在布拉格发明了一个词，叫巴比代尔。这个词在捷克语字典里找不

到，是他的独创。直到今天，我们仍旧很难从汉语中找到某个俚语套得上巴比代尔。有人将它译成“中魔的人”“神侃家”“快活神”等，还是概括不了它的全貌。其实巴比代尔既是某种人，又是某种语言，某种行为，某种精神，某种特定情形下的奇特产物，到了中国，在今天，在深圳，我特别想指称巴比代尔就是暗恋、暗恋者、暗恋的城市。

所有暗恋者，都是中了魔的人。我是其中之一，我也是城市出生的作家，在精神内核我们是同构的。从小我们就和工厂有关系，跟生产分配有关系，和工资、住房、工会、食堂、托儿所有关系，和路灯、夜班、交通工具、图书室、废品收购站有关系，在共同的带有公有制色彩的名词里，我们白天走在明晃晃的阳光下，像僵尸一样游荡，我们的存在是集体的存在，面目是一样的，我们的个人就像是不存在的。只有少数中魔的人，好像在这个世界有点别样的事要做！这一小部分的人，其中就有暗恋者。我是一个暗恋者。

我是什么时候开始暗恋的呢？我曾写过一万多字的成长散文《棉织厂》，写的时候我记得自己又哭又笑，因为里面涉及最初的性和自慰，完稿至今快二十年了我也没敢拿出来发表。前些天，台湾有个奖需要这方面的素材，我无意中翻到了这篇文章，看着看着，一阵阵心潮起伏。我在这篇早期的文学记录里找到了暗恋两个字。而这一段暗恋在我三十岁左右落笔时，还是那么记忆犹新，但当我快五十岁，却已经遗忘了。因为有了文字记录，我再次和暗恋相遇，并且唤醒了那片苏北小城市的西北角，以及荒草下停转的机器、失落的厂房……

这真是有一种要成妖成仙的感觉，所有的精灵的背景全部来自于黑暗、肮脏和寂灭。在我，我的文字的精灵来自于城市暗恋。这些年来，

我写了很多城市诗、城市小说，遵循着古老的操守，听命于内心世界的呼喊，一篇篇文字的背后，竟是所谓城市独有的物质——暗恋。

早年的文字里，暗恋的对象，有一个叫舅奶的老人。我无意中撞开她洗澡的房门，那间小西屋里的一道白光，让我一个十岁左右的男孩子情愿死在她的怀里。舅奶是棉织厂的退休工人，我妈妈是棉织厂年轻的挡车工，我跟着她们上小夜班、白班、大夜班，在雪夜里深一脚浅一脚，我看着妈妈的大红奖状，听着棉织厂的轰鸣声长大，我帮妈妈计算着加班费，帮妈妈跑到工会里说事，在小组会上听他们发言。上了初中，我发现了一个女孩子，我暗恋起她，每天上学的路上，我总能神奇地遇到她，走在我的前后。可是她却没有感觉到我的存在。她的成绩排名总是高高在上，到了高三，我终于接近她一次，她考了第八名，我考了第九名。我知道可能是我追的办法起了作用，在高二那年，我终于忍不住开始给她写起信来，匿名信罢了。每一次都是十多页，信里有几个大词，我至今记得。我放言将来要当作家，还豪称，要为人类的进步奉献一生……我体内的锅炉熊熊燃烧，成绩扶摇直上……信中的种种迹象终于让她猜出匿名信的作者是谁了，在高考前，她集中把我写的这些信退了回来，退给的却是我们同班的另一个同学！此事被公开后，虽得老师庇护，我的世界还是电闪雷鸣，不可否认，这却是一场成功的暗恋。

因为是暗恋，我顶着秘密公开后的所有取笑，继续做我的老实人，这是我自己的事，你们为何如此忐忑，莫非我偷袭了你们的暗恋？因为是暗恋，我从来没想到要有所收获，尽管随后的大学中，我还写信给她，假惺惺地要跟她处朋友，但这不是我真心的呼喊，也许有人会说，这是我绝望的呼吁，也罢了。转而，我获得了另一位同学的芳心，以此

表白我决不让一次暗恋成为一场真实爱情。

这里面深藏着的秘密，连我自己也迷糊了，要不何以称得上是中了魔的人呢，类似情形的城市男孩，有的在嗑药，有的做黑客，而我选择登高望远，我只跟着我的老师赫拉巴尔站在一起，开始懂得“目睹破坏和不幸的景象有多么美”。

渐渐地，我真的做了城市作家，我写中了魔的人，写我至今还未察觉的别样的暗恋……

写蒙福的巴比代尔！

王顺健

2015年11月20日

目 录

001 前言

001 偷拳

011 西藏以下

018 兄弟

044 邢苏舒的安全期

054 长蝴蝶斑的少女

069 深圳人

085 小茵

115 后深圳时代

148 老板“门”

158 喜述与谷二房东

168 公海归来

- 185 北京找北
- 200 努力忘记登高望远
- 215 花大姐
- 225 裸体画报
- 232 狮虎兽
- 250 后记

偷拳

几个月前，我估计自己要得病了，开始学太极拳，我的老师姓刘。

这一天，他突然对我不理不睬了。他把对别的学员的气，转移到我身上，他猜想我迟早也会像别的学员那样，投奔二百米外的张师傅。所以，他与其对我热情，还不如提前对我冷漠。但是他错了。我在心里笑他，让我把他看小了，也许正是他这种小，让那些学员受不了，才离他而去的。

像其他学员那样说变就变，变得见面都躲着走，我还瞧不起。你说我能走吗。前两天他们打完拳后还在一起有说有笑，令我这个新来的学员，只有份远远地听着。有一天，他们突然不见了，只剩下刘老师，他与我在十步之内对视着，他索性掉过头去，对我不理不睬了。

开始我并不知道那些他非常器重的徒弟，是跑到张师傅那里去的。只是他反应过激，慌忙把剩余的学员召集到一起，对大家说，他知道有

些学员跑到张师傅那边了。这时我才看看四周，少了他几个高徒。原来另攀高枝了。他开始说张师傅乱收费，一趟杨式太极拳学下来，要收三次费，而他只收一次费。他又说他教完我们太极后还要教我们推手，免费教。跟谁学都一样，你要多交学费我也“有办法，还吾还”。他用手和广东话在我们眼前划了一下。让我再一次看清他，个子小，五官因为年纪大了往中心凑，他生气时同高兴时五官没有区别。人就是小气量的那种。他也会在打完拳后，同他得意的徒弟，几个女学员打情骂俏。但从他的笑容里，我分明感觉他内心的紧张。这种紧张令人不舒服。但这种小气量的人，因为没有野心，还是比较好处，我私底下比较相信这种人。

他对我不理不睬，就随他去吧，反正我是交了钱的，每天只要跟他打上一趟，出一身臭汗，就走开，两不相干。有时连一句话也不说，招呼也不打，他总是背对着我。每次我都是对着他汗透的后背点点头，就走开了。

一开始来，我就没有选择。本来是我老婆张小楚学的，她交了一百五十元钱，学两天就没兴趣了。一天晚上，她觉得不学实在可惜了钱，就把游手好闲的我带出来，交给这个小气量的人，谁都想不到我会越学兴趣越大，直到刘老师看着看着，就对我放心起来，怕我有一天也会跑了。

我是一个善良的人，就是那种为不让别人伤心而对自己弄虚作假的人（我快因此得大病了）。我是不会跑掉的。另外刘老师因为气量小、野心小，是个可爱的人，我也不会跑掉。一听说跑到张师傅那边还要交一笔可观的学费，我就更不会跑掉了。正如他所说的，跟谁学不是学呢，何况他以后还要免费教我们推手。据他说，那才是学完太极后，最

有意思的东西。他在给我们制定人生目标，令我眼前一亮。学员们都憋着气，听他说推手的妙处。

二

我不会跑掉还有一个原因，就是那个姓陈的女孩，大龄青年。她身材尚好，五官周正，只是打拳时，总是把她的盆骨躲到后面，需要她把两腿叉开，或者需要她把裆部稍稍前倾时，她的动作总是不到位，或者她的耻骨总是最后到达。因为她总是这样，在她身后打拳的我，最后不得不这样想，是不是她的生殖器另有隐情呢？一个急于找男朋友的大龄女青年，当她把她的择偶条件，在休息时公布给众学员时，人们热情地同她搭讪，而我在她身后乐滋滋笑着，我在想着她另有隐情的那个地方。

我算是这几个学员中年轻的一个吧，长得有点像周润发，以至于她以为我也是一个大龄单身，因为我总是独来独往，也不好说话。她对我有热情，学员中也只有她跟我说话，说得也有限，迫于四周其他男人的沉默。就是每天简洁的几句话，让我感受到她对我的亲近，但不知道为什么她最终没有再往前走一步。她是积极主动的，而我是一个已婚男人，在没有必要表明自己身份的时候，我只有选择随声附和，不敢有进一步的行动。我在一天中只是偶尔才会想到她，首先是想到她的动作，我自己在私下，常常琢磨她的那些动作所需要的肌肉走势和心理成因，是不是天生动作不协调，还是她的盆腔内部有痛感？我站在她的身后打拳，这也不是我主动的选择，倒是她常常在我前面站下来，而我已站好，不便马上走开。是她主动的，我再走开，就是心虚了，我只好向四周别的男人，送出一个无奈的眼神。

有一个男人，大个子，戴副眼镜，他用沉默待我，让我感受到在梅村的住户中存在着的冷漠。他和刘老师聊天时兴高采烈，全然不顾我作为新来学员的新鲜存在。我知道我就是个局长，他也会这样。打拳么，我知道有先来后到，这能产生新的权贵吗？还有层次、级别之分吗？我仔细打量过他打拳的架势，真看不出他有什么大的前途。他也就成了我的另一个可笑之人。随他去吧，有时我也在反思，我作为一个新人是不是太过矜持，我就会强迫自己走近他们。他们说的无非是一些无聊的话题，股票啊，女人啊，宠物啊什么的，这样我心里就踏实了很多，继续把他们当作可爱的人看待，玩味着他们对我的种种表情。

三

一天，我打完拳，一个人不声不响走开了。我想到楼下一家DVD出租店，租一些碟。这家店只有晚上开，白天关着门。我快走到店门口，一辆自行车从我身旁擦肩而过，差点撞到我。一个女孩子骑的，到了店门口，来个急刹车，把一包东西放在草丛里。对着店里的老板大叫一声，转眼就消失在人群里。这时我已经走到店门口，小店老板，一个清秀的女孩跑了出来，手在草丛里摸了一会，拿到那包东西，急转身跑回店里。我紧跟着走了进去，看看那是什么东西。女老板坐在柜台后面躲躲闪闪的，就在她要藏起包时，我看到那是些没有包装的影碟，厚厚的一叠。金属的光泽把我的眼照了一下。我凑上去，笑着问她，又来什么新碟啦。她笑而不答。

她们是不敢得罪我的。我常常把看完的光碟，拿给她换，硬说是光碟的质量有问题。她知道我在说假话，因为我换回来的碟和硬退给她的

碟是不同的，分明是占她的便宜。她也不恼，只是笑笑，然后把它又放进了那一排待售的碟里。我有时也会纳闷，她什么时候给我一次举报的机会呢？如果她们得罪我，我说什么狠话才能镇住她们呢？只是想而已，生活不给你会有什么办法呢。

我在一排碟里翻找着。前天一个女孩子向我推荐越南的片子《三轮车夫》，我翻了一阵没找到，昨天大草说《青木瓜之味》也不错。那天我看了《我的野蛮女友》才觉得韩国的片子真的超过了中国，接着又看了《我的老婆是大佬》，基本上认同了韩国人对张艺谋的看法，张艺谋过时了。我正在那里找着，一个人挨近我，一身汗臭味，一看和我一样，一身白（练功服），我抬头，朝他的眼镜笑了笑，跟他说，你也来买碟呀。嗯，我是这里的老顾客了。

这个人就是那个自以为是的大个子，他不知道什么时候也进来了，手里还拿着几张碟。既然打了招呼就继续吧，我要他向我推荐好片。他说《接种》不错，是韩国的。我听说是韩国的，兴趣大起来。结果我找了一身汗。他走过来问，找到了没有。我摇了摇头。他低下头，不说话，帮我找起来。我可能是有点拘束他，要他帮我，有点不好意思。就时不时地摆出求教的样子，问他这张碟好看吗，那张碟是不是伊拉克出品的。他每每看一看我抽出的碟，摇摇头。

看得出他对我的兴趣不大，只是在为他推荐的碟负责任。一阵过后，还是给他找出来了，我才出一口气。付了账后，他和我是同一个方向，边走边聊着，只是关于碟的。走到他所在的那栋楼，他向我点点头，就走了进去。他和我住在同一排楼，只是我还需要再往前走几步。我猜想着他的职业、婚姻，想着他有没有车和情人。

四

第二天晚上，我没有机会证实我的猜测了。这个高个子连同陈小姐都不见了，再晚一点的时候，刘老师同我们说，他们俩，不会再回来了。

我觉得他们学拳也太奢侈了点。跟哪个老师学不都是一样，何必要多花那么多钱呢。他们几个老学员一走，剩下的人中，我拳打得越来越精益了，其他学员常常把我推到前排，而我的拳也慢慢地与伴奏乐的宗教气息融合一体了。

我打得越好，刘老师越觉得我不会久留。看他对我的态度，好像我马上就走，才能让他清净下来。我只好在内心大笑，如果刘老师总是这样，不能超越自我的偏狭，他的拳教得再认真，都少了一种浑厚和豁达，少了一分修养。

五

他突然说起一个艳闻，把我们都震住了。意思是那个高个子和陈小姐好上了。

他说的是前几天的事。我打了一趟拳提前走了。最后只剩下他们师徒三人，突然陈小姐叫肚子痛，身子就站不住了。刘老师心里急，无奈面前是个大龄女青年，再说自己两手都是汗，浑身也是汗，正不知怎么办是好呢，干等着陈小姐好转过来。这时只见陈小姐往站得远一点的高个子扑过去。高个子扶了一下眼镜，迎了上来，把陈小姐揽进怀里，脚后跟在草地上晃了晃，站稳了。她没有这样选择刘老师，刘老师心里一阵释然，正想上前问一问情况，看到这对拥抱成一团的男女，正在细声

说着什么，高个子的头慢慢地勾进了陈小姐的耳朵下面，似乎那个地方正需要用吻来安慰。刘老师在一边一本正经地看着，他被眼前的事惊动了。

这一阵子，刘老师不知道该不该说出这件事。想到他们的离开就恼火。我说过了他是个气量小的老人，这样的事他不可能不说的。他说，他们离开是因为他知道了他们之间的事。如果他不说不，也不会改变我对他一贯的看法。他不说不，我们就不知道。他说了，我们就知道了。他说，符合他的个性，事实上他也是说了。从他气量小的角度来看，他努力把事情说得客观可信，这也是气量小的表现，他不敢夸夸其谈，无中生有。

我是一个想象力丰富的人，我在回忆着他们之间的蛛丝马迹，他们是什么时候勾搭上的呢？从仅有的一点迹象来看，这个高个子不住在我们大院里，也不是和我住在一排楼里，因为听刘老师说，他的孩子不在我们小区上学。他每天从家出来到打拳的地方要用半个小时，而从我家到打拳的地方只要十分钟就可以了。显然他那天晚上是去另一个人家，这个家是不是陈小姐家呢？可能是。从我理解的角度来说，一定是。

也就是说，我每天都和陈小姐进进出出在一条路上，我却没看到过她的身影。空气里一定有她的气味，因为我对她兴趣不大，都被我忽略了。现在知道这一情况，我也没有什么好遗憾的。这时候我只对我家楼上的一个女孩子有感觉，我知道她是单身，自己住一套房子，她住在最高一层，三十层。有一次我问她一个人住怕不怕，结果她为了把我放进屋里回答我，用了十分钟才把门上的所有保险打开。可能是她太紧张了吧。

和我楼上的女孩子也因为一些原因，没有进一步发展。我有时顺着电梯上，就到了三十楼，在她的门口看了一会，转身走了。我知道多数

时候她不在家。后来我想给她写封信放进她楼下的信箱，请她看个电影什么的，又觉得太麻烦，不知她哪一天才打开信箱，让我耗时苦等，也就算了，反正我也不缺什么，只是缺少爱情，哈哈。

因为不缺女人，身体退步就快。我是不能再放松打太极拳了。拳天天照打，有时打打就觉得闷得慌，想到高个子和陈小姐的事，回过头，朝他们所在的方向看看，只是看看，其实看不清他们的人。隔着那么多练拳的，所练的拳又不统一，动作参差不齐还个个一本正经，所以看到他俩就困难重重。

六

我从另一条路绕道去打拳。路过张师傅时，我在他们面前停下了脚步。看看他们到底是怎么回事。他们俩站得距离有点远，中间隔了几个人，张师傅打拳时，喜欢把差一点的学生安排在身边，其他人也是由他按差到好往外站，这是我几天后才明白过来的。这样当然好，不像刘老师，把打得好的学员安排在身边，自己得意，结果好的是不能再好了，差的在后面满地爬。

几天下来我越看越入迷。入迷张师傅的动作，就是和刘老师有区别，高一个层次。动作里有一种气势，有一个境界。他在做“揽雀尾”这个动作，把双手从空中收回，重心后退，形成一个山势，风吹响他的灯笼裤子，使他的身影既厚重又飘逸。双手沉入腰间，再把手向前推出，我看到他突然把耳朵侧到了一边，这是在发力还是在聆听呢？他面对的是空气里无尽的障碍，他专注地听，障碍在他手下崩溃的细节。这使他手上的努力升华了，充满了情趣和人性的气息。他耳旁响起的风也